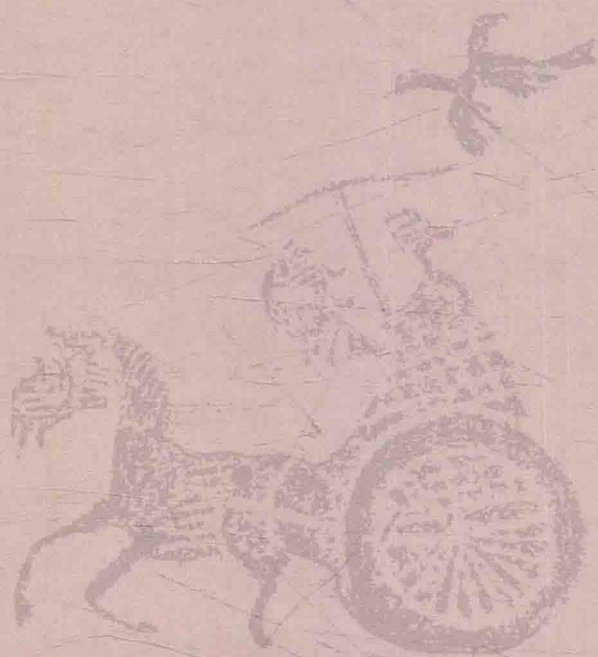


孙启祥 / 著

蜀道三國史研究



巴蜀書社

孙启祥 / 著

蜀道三國史研究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道三国史研究/孙启祥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7.5
ISBN 978-7-5531-0784-4
I. ①蜀… II. ①孙… III. ①蜀道—研究 ②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IV. ①K928.6②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4678 号

蜀道三国史研究

孙启祥 著

策划编辑 施 维
责任编辑 张照华 肖 静
封面设计 周 明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2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7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784-4
定 价 9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言

地处秦岭大巴山之间的汉中乃我国闻名遐迩的历史名城名地。历史上汉中有众多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在这里留下文治武功，也曾因历史的风云际会发生过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而载入史册，张良、张骞、蔡伦、李固、刘备、诸葛亮、李密、杜甫、岑参、陆贽、元稹、李商隐、文同、韩缜、吴玠、吴泳、虞允文、安丙等曾在汉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龙岗曙光、春秋诗踪、秦师伐蜀、楚汉争雄、三国鏖战、唐风宋韵、太平天国西征、抗战古路坝西北联大灯火，皆在中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至于汉中境内留下的历史遗迹就更是不胜枚举，古褒斜栈道、五门堰、山河堰、古汉台、拜将坛、米仓山、定军山、武侯墓等楚汉、三国遗迹尤为瞩目。这就难怪唐代诗人岑参一入梁州即急切寻访名胜古迹，吟出“汉王城北雪初霁，韩信台西月欲斜”的名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一到南郑就情不自禁地赋诗“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对汉中的山川地理赞美不已；今人对汉中更有“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之美誉，这都是汉中这片雄奇的历史宝地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诗）正因为汉中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知名度，引得无数读书人对汉中心驰神往，也使汉中学者格外珍重本土历史文化，地方研究学者层出不穷。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研究汉中地方文史名世者有郭荣章、唐金裕、陈显远、王复忱、刘清河、郭鹏、孙启祥、宋文富、梁中效、冯岁平、刘长源、左汤泉、王景元、李焯、田孟礼、王祥玉、李青石等。这其中，孙启祥的汉中历史文化研究及其系列成果值得特别关注。

孙启祥早年毕业于生物系，此后一直在汉中地方党政部门任职，先后在留坝、宁强做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和县人大主任，近年主政汉中市档案局。据我所知，孙启祥自小热爱文史，多年来沉溺于对本土历史地理的探寻、研究，乐此不疲。

孙启祥的汉中地方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93年甫过而立之年即出版了《陆游汉中诗词选》。此后他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地方文史及历史地理，开始在国内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汉中的古代交通、两汉三国人物、唐宋诗人的汉中行迹、诗词考证以及汉中与汉文化起源的关系等。他的个别观点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但其扎实的史学功底与敏锐的学术眼光则让我每每为之叹服。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发表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会刊《历史地理》上的《金牛古道演变考》论文，以翔实充分的历史资料与严谨缜密的考据功底，厘清了学术界多年来在古代川陕重要干线金牛道变迁过程中的种种讹误，科学地复原了历史真实，在历史地理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在《故道简论》中，他严肃指出了《辞海》和一些地名辞典对故道路线阐释和史事引证的错误。而在《北魏“回车道”献疑》等文中，他甚至敢与史学大师严耕望先生持不同观点，力驳严氏和其他学者在肯定“回车道”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差，力证“回车道”子虚乌有，至今未见学者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

我在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三十多年来，孙启祥身为公务员，在本职工作尽职尽责、认可度高的同时，还一直眷顾学术，笔耕不辍，成就斐然，在汉中早就享有“学者型官员”的美誉。尽管他常常将其学术自谦为“不务正业，小打小闹”，但其论著数量之丰、质量之高，在相关研究领域无疑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十分难能可贵。在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官员士大夫中就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历代官员队伍中既有为官清廉、颇有政声者，也有治学卓有成就者。“官”与“学”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可以说大多数学者型官员是古代官员队伍中的品学兼优者，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高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如杜佑、李吉甫、贾耽、王仁裕、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王士性、毕沅等同时都是卓有建树的大学者，他们居庙堂之高时理政济民，处江湖之远时则潜心学问，在历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孙启祥是一位地方官员，其职位和建树与上

述人物自然无法相比，但他为官不忘治学，治学亦能为官，相得益彰，双获丰收，这是需要特别称道的。

巴蜀书社准备将孙启祥近年来研究蜀道及三国历史的多篇论文结集出版，大著付梓前承蒙孙君看重，春节期间特嘱我作序并发送来书稿，盛情难却，就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春节后趁着开学还有段时间，我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拜读书稿，跟随作者缜密的学术思维步入汉中历史深邃的变幻星空，心伴作者典雅生动的文笔在汉中这片热土洞微烛幽，跌宕起伏。这部《蜀道三国史研究》收录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撰写并发表在各个刊物的三国与蜀道专题论文三十余篇，涉及蜀道诸线形成、改线、通塞，三国时期的诸多战役、人物、事件、遗迹，其中多篇与汉中相关。从汉中地方史研究角度而言，应该说这部新著创获颇多。

汉中是栈道之乡，三国重镇。作为蜀道南北交通的枢纽，蜀道七线褒斜道、故道、傥骆道、子午道、米仓道、金牛道、荔枝道均交汇于汉中。至今在汉中秦、巴峡谷古河道上，秦汉、唐宋时期栈道的遗迹仍然斑斑可寻，故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曾说：“栈道虽称在川，今实在陕，盖汉中旧隶蜀故。”孙启祥的蜀道研究涉及古代秦蜀间各条路线，但重点在褒斜道、故道、金牛道之起源、路线变迁、重大事件、地名考释等方面；其三国史研究涉及整个三国时代魏、蜀、吴历史掌故及其人物，但重点在魏、蜀汉与汉中相关的事件、人物上。书中对褒斜道、故道、金牛道路线变迁，对蜀道与三国鼎立的关系，对孙刘联盟的缘起与发展，对曹操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等论述十分缜密，并且提出诸多颇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见解，比如唐宋褒斜道开辟于唐初而非北魏，唐玄宗幸蜀过秦岭经褒斜道新线而非故道，五斗米道创始于张修而非张陵，五斗米道以是否治病作为收取供米的依据，张飞、诸葛亮的爵位为乡侯而非县侯，以及对“借荆州”实质的探讨，对魏延“直从褒中出”的诠释，都很有见地。其他如考证百牢关在唐开元天宝间西移至嘉陵江畔、马鸣阁位于勉县西北而非广元市西北、街亭位于天水市东南而非秦安县东北等，这些观点不盲从传统观点而力陈一家之言，并且持之有故，论之成理。学无止境，如果说该著还有些许不足与缺憾的话，就是对蜀道的全面系统研究和对三国历史从社会政治层面的宏观研究尚可挖掘得更深一些，对一些事件、地

名的考证及表述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尽管如此，孙启祥这部新著，是近年来汉中地方史研究颇有学术深度而不可多得的新成果，对目前川陕甘三省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蜀道申遗”文化工程而言，也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于我而言，因作序而得先睹为快，在对书稿拜读中也对故乡汉中的历史地理产生了诸多新的认识。

我与孙启祥相识已经三十多年。近十几年来，虽然我们一在重庆，一在汉中，千里山水相隔，但彼此之间却在研治史学方面常常相互激励，疑义相析，每每于故乡或他地的学术会议相聚，谈论最多者，仍然是汉中地方文史及其学者信息，可谓“三句不离本行”。自然，我从他的言谈及其论著中获益良多。同时，我也知道他抱负宏远，还有不少学术领地有待耕耘……

时值鸡年开春，虽然偶尔春寒料峭，闻传汉中还降了点春雪，但嘉陵江两岸田野却已然一片鹅黄嫩绿，生机盎然。借作序之机，我衷心祝愿老朋友孙启祥学术精进，为我们共同的桑梓之地，为我国地方史领域之研究，奉献出更多的学术精品。

是为序。

马 强

2017年2月21日于西南大学

目 录

蜀道概说	(1)
一、蜀道的形成	(1)
二、蜀道名称的出现及其含义	(4)
三、蜀道的主要路线	(7)
四、蜀道的变迁	(10)
褒斜道考	(17)
一、褒斜道名称溯源	(17)
二、褒斜谷道的形成	(18)
三、褒斜栈道的开凿	(20)
四、褒斜道路线的变化	(22)
唐宋褒斜道和明清连云栈道	(24)
子虚乌有的“回车道”	(30)
一、“斜谷旧道”非新辟之路	(31)
二、回车及“回车道”之讹误	(32)
三、回车位于秦汉褒斜道上	(35)
论故道	(37)
一、异名繁多、屡被误释之路	(37)
二、兴起早、延续时间长之路	(41)
三、路线变化、地位独特之路	(43)
四、承载重大事件、保存历史记忆之路	(49)

陇南古道与蜀道申遗	(52)
一、陇南古道在蜀道中的重要地位	(52)
二、陇南古道沿线古迹的独特价值	(56)
三、陇右文化对蜀道申遗的深厚影响	(60)
四、陇南蜀道申遗时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62)
金牛道的演变	(65)
一、名称的演变	(66)
二、方位的变化	(68)
三、路线的演变	(70)
汉王刘邦“烧绝栈道”疑义种种	(77)
一、《史记》中“烧绝栈道”发生于子午道	(77)
二、褒斜道之说源于《汉书》之失	(80)
三、种种歧见皆不符合史实	(82)
四、秦末汉初“至蜀自故道”，褒斜道毋须烧绝	(85)
蜀道与唐代皇帝的出奔	(87)
一、唐代褒斜道与玄宗奔蜀	(87)
二、骆谷道与德宗奔梁州、僖宗奔成都	(90)
三、故道与僖宗奔兴元	(92)
四、唐代皇帝出奔对蜀道的影响	(93)
“百牢关”位于何处	(96)
一、西县西南“三十步”而非“三十里”	(96)
二、唐开元天宝间移关至三泉县之西	(99)
三、自宋代始即无置关之实	(103)
四、历史记载混乱的原因	(105)
杜甫、岑参诗中的五盘岭	(107)
一、史籍记载及其演变	(107)

二、今人对其地理位置的表述	(109)
三、唐宋蜀道路线及杜甫、岑参入蜀行踪	(110)
四、五盘岭在嘉陵江滨	(111)
五、五盘岭“东移”的原因及时代	(113)
川陕古道上的七盘岭	(115)
一、七盘岭之地望	(115)
二、七盘岭诗辨析	(118)
三、七盘岭名称的区别及误释	(122)
五斗米道创始于张修论	(125)
一、张陵还是张修	(125)
二、五斗米道的地域文化渊源	(130)
三、张修其人及其死因	(131)
四、“张修”何以成张陵、张鲁	(134)
“五斗米道”之含义	(136)
鹄鸣山、鹤鸣山与鹄鸣驿辨	(140)
论孙刘联盟	(143)
一、联盟缔结的背景	(143)
二、鲁肃、诸葛亮与联盟的发展	(146)
三、联盟与孙刘争霸天下的矛盾	(148)
四、联盟旗帜下各自的心态	(151)
五、联盟破裂责任孰轻孰重	(154)
六、联盟的意义和局限	(158)
“借荆州”的是非曲直	(161)
一、其事之有无	(161)
二、所“借”为何地	(164)
三、为何“借荆州”	(169)

蜀道上的三国风云	(173)
一、蜀道与三国历史	(173)
二、三国争雄与蜀道开辟利用	(177)
三、各条蜀道的地位和作用	(181)
四、丰富的文化遗产	(185)
曹刘汉中争夺战中的地名	(189)
一、阳平关、阳安关	(189)
二、张鲁城	(195)
三、广石	(198)
四、“定军兴势”	(199)
五、马鸣阁	(200)
《周书》中的“白马城”与“关城”	(204)
魏延“直从褒中出”解	(207)
街亭究竟在哪里	(211)
一、在陇关道西口吗	(212)
二、张郃进军行陇关道了吗	(214)
三、街亭距祁山较近	(215)
四、诸葛亮势力未达陇关道西口	(217)
五、陇城镇的史据不可信	(218)
六、街亭应位于天水西南	(220)
古今人眼里的曹操	(222)
一、功勋卓著、罪恶昭彰的曹操	(222)
二、晋唐：亦奸亦雄的曹操	(227)
三、宋：质疑曹魏政权的正统性	(229)
四、小说、戏剧中和明清时的评价	(232)
五、今人的功利性和情绪化	(234)

六、明辨忠奸的意义	(237)
也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	(240)
一、反面人物的典型	(241)
二、历史形象的再造	(243)
三、从忠臣到权臣	(248)
四、从奸雄到奸贼	(250)
五、历史的选择	(253)
史书里的诸葛亮和演义中的孔明	(256)
诸葛亮与“空城计”	(259)
一、史家笔下的“空城计”	(259)
二、被人误释的所谓“空城计”	(262)
三、文学作品中的“空城计”	(264)
四、诸葛亮“空城计”的滥觞及衍变	(265)
五、在诸葛亮“空城计”的背后	(268)
诸葛亮“武乡侯”、张飞“西乡侯”为县侯吗	(270)
一、蜀汉封侯之制与武乡、西乡	(270)
二、西乡侯为乡侯	(272)
三、武乡侯亦为乡侯	(274)
四、武乡、西乡为“美号”	(276)
张飞曾“间道”进兵汉中吗	(278)
一、张飞未从定远、西乡间道进兵	(279)
二、张飞与“间道”的关系	(280)
三、所谓张飞遗迹的由来	(282)
麋芳、士仁为谁所诱	(285)
一、方诗铭先生的观点	(285)
二、潘濬为何降吴	(286)

三、虞翻“阴诱”士仁、麋芳	(287)
四、麋芳、士仁投降系畏罪自保	(289)
五、潘濬其人	(291)
魏延在汉中	(293)
一、临危受命	(294)
二、稳定经济	(295)
三、北疆长城	(298)
四、含冤殒命	(300)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蜀道历史文化研究	(304)
一、综合研究	(305)
二、栈道技术、形制和类别研究	(307)
三、褒斜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309)
四、故道、嘉陵江水道及“陈仓古道”研究	(313)
五、“《石门颂》四道”及傥骆道、子午道、荔枝道研究	(315)
六、祁山道、阴平道研究	(317)
七、金牛道研究	(318)
八、米仓道研究	(319)
九、历史事件及地名演变研究	(320)
主要参考文献	(325)
后 记	(333)

蜀道概说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古诗。当年李白在长安吟咏《蜀道难》，用简单的8个字揭示了“蜀道”的两层寓意，其一，从长安通往蜀中的道路曰蜀道；其二，蜀道十分艰险难行。当然，李白在作诗寄情，并非做道路研究。不过，因为诗仙的一首《蜀道难》，使后世更多的人知道了蜀道，关注着蜀道，却是不争的事实。其实，蜀道的形成和命名远在李白作《蜀道难》之前，蜀道的复杂和艰险亦非一首诗所能尽述，它的兴衰和演变，是中国古代西部甚至更大范围内政治更替、军事争夺、经济交往、交通发展、文化传播的写照。

一、蜀道的形成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显示，早在夏商周三代时，自关中平原穿过秦岭到达汉中，再由汉中越过巴山或岷山余脉抵达成都平原已有道路可通。至于史书记载的“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①，和出土器物反映的新石器时代汉中与关中、川西已有科技交流、文明交融^②，甚至打通了“嘉陵江通道”^③，从而将这些地区的道路史提到了史前时代，其具体情况已难知其详，姑搁置不论。据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

① 《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② 参见彭邦本：《故道起源新探》，《宝鸡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孙启祥等著《文化汉中》，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

③ 李焯：《汉中盆地史前时代交通蠡测》，汉中市博物馆编：《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页。

成功后，受舜禅让而继帝位。禹卒，其子启即位。夏王朝曾分封 12 个姒姓联盟部落，其中褒国位于今陕西汉中市西北。也许因结怨于商汤灭夏，褒国与商王朝关系不睦，商王朝一直试图征服汉水上游的褒、巴、蜀等方国和族群。据《史记·殷本纪》和安阳出土甲骨文字透露的历史信息，商帝武丁兴殷，用兵四方，曾与其妻妇好深入汉中作战，“伐缶（褒）与蜀”“伐巴方”。随着矛盾激化，当西周初武王伐纣时，川北和汉中境内的蜀、巴、褒人均加入了伐纣行列，故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此后，褒人与周王室来往密切，为周人主旱山（今陕西南郑县西南）之祀^①。可惜乐极生悲，到了西周末，却发生了褒人有罪，“周幽王伐有褒”^②事件，褒人于是把美人褒姒献给幽王以熄战火。

武丁伐褒、巴蜀人出秦岭随武王伐纣和幽王伐褒之路，史家一般以其为循褒水、斜水之路（即后来命名的褒斜道），因为褒国位置当此道南口，而此道北口不远处为郿邑，距周人发迹的周原和幽王时的都城镐京都不远，且河谷平坦，较为便捷。《诗·大雅·崧高》曰：“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国位于今河南南阳。学界研究认为，申伯到汉水北边的南阳去，周宣王不就近由镐京送其东出武关，却要到西边的郿邑来送行，就缘于南下大道为出褒斜而循汉水^③。此可作为当时道路已经畅通的佐证。

春秋初，褒国灭，秦国、蜀国争夺汉中的“拉锯”战打开序幕。先是，蜀望帝杜宇“以褒斜为前门”，后来，蜀王开明氏二世卢帝又“攻秦至雍”^④，一直占据着汉中。但在战国初的公元前 451 年，秦却据有了南郑，并遣其左庶长于此筑城建县。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南郑即今汉中。上述战事说明，这一时期关—汉中—成都之间道路通达。不过，至此仍无开辟蜀道的文字记载。蜀道的正式开拓和全线贯通，发生在战国中期的周显王末期、秦惠文王早期（前 337—前 321），是以一个见之于众多古

① 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3 页。

② 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一》（修订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50 页。

③ 《徐中舒论先秦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7 页。（宋）朱熹《诗集传》卷一八曰，郿“在镐京之西，岐周之东……时王在岐周，故饯于郿也”，可作一说。

④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巴蜀书社 1984 年版，第 182、185 页。

籍的传说故事记录下来的。故事大意是说，秦王欲伐蜀，苦于无道，乃刻五石牛，置金尾下，言能便金。蜀王受假象诱惑，遣五丁力士拖牛成道，于是蜀道得通。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姑且不论，但蜀道至此完全成型却是事实，因为数年后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正是“从石牛道伐蜀”^①，灭蜀、巴以置郡。

同其他道路一样，蜀道是在普通行人践踏的基础上才被官方利用的。《国语·郑语》说“为弧服者……逃于褒”^②，即贩卖弓箭者从镐京穿越秦岭逃到褒国的记载，此事发生在周幽王伐褒之前；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中记录了汉初韩信打算翻越米仓山奔逃的传说和秦民王行言“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③，即翻过巴山到巴渠之地贩盐的史事，这些事发生在官方开辟米仓道之前；初唐王勃和盛唐王维的诗文中也透露出他们曾经过后世的连云栈道。上述情况都说明，蜀道应是先由诸如贩夫走卒、文人骚客等行人探索穿行，后来才有官方有目的的修筑，以至被利用于军事。

官方修筑蜀道的早期记载，个别见之于战国中期，随后则集中发生于汉晋时期。《史记·河渠书》曰：“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东汉《郾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和《故司隶校尉榘为杨君颂》曰：汉中太守、巨鹿人郾君“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并“凿通石门”。《后汉书·虞诩传》曰：“（武都太守虞）诩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县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于是水运通利。”曹魏《李苞通阁道摩崖》曰：荡寇将军李苞“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晋太康褒斜道摩崖曰：“征西府遣匠筑道，诏张羌、卫绩、王胡等三人诣汉中府受节制，治斜谷道，教习常民学川石栈孔术。”北魏《石门铭》“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修通褒斜旧道。这些史料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蜀道的修筑程序，是地方官申报朝廷批准并主持修筑，下层官员组织沿途或附近郡县的老百姓施工，许多工程还

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2页。

② 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4页。

③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1046册）卷四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版，第220页上。

调用刑徒完成，与今天大型工程的实施情况大同小异。

秦以蜀、巴、汉中置郡后几十年，范雎为相，将秦蜀间的山谷道路凿为栈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①。至此，险峻的秦岭，苍茫的巴山，已完全被强秦的战车铁骑征服。随着秦蜀一体，秦岭、巴山间的许多河谷，都穿梭着商旅行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逐渐变成了通衢大道。

二、蜀道名称的出现及其含义

“蜀道”一词的出现，晚于道路的实际形成。较早出现“蜀道”之称的史料大体有三：其一，《后汉书》。是书载，汉和帝永元中，成都人张霸年七十卒于京城任上，“遗敕诸子曰：‘……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葬于河南梁县”^②。张霸口中的蜀道，相当于今人所谓“回家的路”，并非道路专名，而系概指自中原入蜀之道。其二，托名蜀汉丞相诸葛亮的《黄陵庙记》。清代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入了一篇署名诸葛亮的《黄陵庙记》的文章，其中有以东汉建安十八年（213）诸葛亮率兵溯江入蜀为背景的“趋蜀道，履黄牛，因睹江山之胜”^③语。文中的“蜀道”指溯长江入蜀之道。其三，《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三国初，蜀将孟达、申耽申仪兄弟以所守之地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降魏。数年后，诸葛亮驻屯汉中，孟达与诸葛亮通信，又欲背魏归蜀，魏人鱼豢《魏略》记载此事曰：“太和中，（申）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④这里的“蜀道”指自鄂西北溯汉水抵汉中（古为蜀地，三国时属蜀汉）之道。

上述史料显示，“蜀道”名称出现于东汉三国之时，早期“蜀道”之

①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② 《后汉书·张霸传》。

③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76页。

④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裴松之注引。